试评日本中世纪文学的代表作《平家物语》

刘 振 瀛

每一个民族都不乏本民族的历史故事与英雄传说。这类文学作品，大多有个特点：它往往要有一段较长时期的民间口传的形成过程，经过不为后世人所知的、但与当时民众有着血肉联系的复数作者之手，加以不断丰富润饰，逐步取得艺术上的完美。正因为如此，这类作品才会成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作品，受到民众的喜爱；在民族文学宝库中成为永不凋谢的鲜葩，流传后世。这类作品，还经常会成为后世各种文艺——小说、戏曲、曲艺等取之不竭的材料来源，从而使它的艺术生命力不断更新，使它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家喻户晓，更为人所津津乐道。——如果寻求这样的作品，那么在我国则有《三国演义》，在日本则有《平家物语》。

一

《平家物语》成书于十三世纪上半期，略当于我国南宋中期，它较我国《三国演义》要早一百多年。如果将这两部作品加以比较，那么它们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点。两书都写的是各自民族历史上最富于风云变幻时期的历史，都致力于描绘有声有色的战争场面，都成功地塑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两书都采取了既遵循史实而又不拘泥于史实的写作态度，在情

节及人物性格的处理上做了种种艺术加工。其次，两书的原始本与现在的通行本，都在面目上有很大的改观，都有个由粗略到精雕细琢的过程。以上是它们的相似点，至于说到它们的不同点，则主要表现在作品反映的具体内容上。《三国演义》所写的内容，是在我国汉末农民大起义背景下的王朝兴衰交替，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不断重复出现的分裂与统一的过程；而《平家物语》所写的内容，则是日本古代史上巨大转折期的阶级交替——古代贵族阶级的衰落与武士阶级的兴起。另一个不同点是属于艺术形式上的，《三国演义》在成书之前，虽也有过一段由"说话人"讲说的过程，但成书后，则只供阅读；而《平家物语》从成书开始，就是供艺人演唱之用的。所谓"一曲琵琶愁煞人"，就是指由僧装的盲艺人——"琵琶法师"，以琵琶伴奏，在中世纪的乡村或集镇上，到处流浪来演唱的。

《平家物语》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仍然比《源氏物语》获有更多的读者"，①但在国外却不大为人所知。在我国久慕《源氏物语》之名的人不在少数，但知道《平家物语》这部作品名字的人并不多。推其原因，当不外对作品复杂的历史背景，对作品中所写的两个统治阶级——贵族阶级与武士阶级的特殊风习及心理特点都不太熟悉的缘故。但我想这还是属于任何外国读者都会遇到的共同困难，对于我国读者来说，似乎还有另外的原因。

由于这部作品着重写武士阶级的兴起，故事的情节，矛盾的主线，集中在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代表人物身上，而他们的斗争又主要表现在大规模战斗上，这样，就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武士道"精神。对于这点，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加以看待。日本的历史学者就指出："历史上的武士阶级所形成的道德，到了明治以后的某些伦理学者手里，做为日本人足以自豪的'传统精神'而加以赞扬，这是对历史的

① 见家永三郎著《日本文化史》．第121页．岩波新书1961年版．

歪曲，是从企图阻碍近代思想发展的反动政治目的出发的”，“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所谓武士道德，是随着封建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重新认识它做为促进封建社会发展的精神活力所起的作用，才能正确估计它的历史意义。”又说：“必须了解‘武士道’这一名称，带有浓厚的江户时期的色彩，而封建社会初兴时期武士道德的真实情况，和这种‘武士道’相比，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不同性质。”①的确，在《平家物语》中反映的武士精神与武士道德完全不同于后世所鼓吹的‘武士道’。前者是中世纪开头武士阶级所表现出来的与贵族阶级相对立的一种行为规范，所谓从事‘弓马之道’的武士们的一种自觉意识，它的尚武精神，它的重名声、重廉耻重俭素的精神，都是与腐朽的贵族阶级意识相对立的；而‘武士道’这一名称开始出现于江户时期，它是武士阶级已失去了历史上进步作用时期的产物，它宣扬的是一些僵死了的、格式化了的行为规范，提倡愚忠与绝对服从，是为面临死亡的世袭封建主利益服务的。明治维新后，又将这种愚昧的、奴隶式的‘武士道’精神加以夸大，用来为天皇制军国主义服务。因此，只要一提起‘武士道’来，人们就会联想起那种野蛮而残忍的军国主义，产生厌恶的情绪。因此，我们决不能将《平家物语》中反映的中世纪初期的武士阶级与江户时期已经腐朽了的武士阶级的两种精神状态等同起来。当然，任何历史上的巨大变革与前进，它的真正动力，都蕴藏于直接从事生产的民众之中，这是不待言的。但历史上的武士阶级，在推动社会前进上，毕竟起过巨大作用。而《平家物语》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一历史的真实画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七、八百年前日本社会爆发的一次中世纪革命，看到贵族阶级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看到新兴的武士阶级生龙活虎般的行为力量，看到在这一历史激流中涌现出来

① 以上引文均见家永三郎著《日本文化史》第114页，第115页。岩波新书1961年出版。

的形形色色的英雄形象。

二

《平家物语》虽然表面上是写“源氏争乱”中平氏一族的兴亡史，但实际反映的却是构成日本社会巨大转折的历史。因此，作品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主观意图大得多。

日本自七世纪中叶至八世纪初，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古代天皇制统一国家。在政治组织上实行“律令制”，在土地制度上实行“班田制”，亦即“公地公民制”，农民担负着沉重的赋税与徭役，实际是古代天皇制下处境极其悲惨的奴隶。这种土地制度没有维持多久，从八世纪中叶起，以“垦田私有法”为契机，“班田制”开始走上解体，出现了由皇族、名门贵族及各大寺院私有土地的庄园制。到了十世纪以后，拥有大片私有土地的地方豪族，为了他们的土地不被地方政府“国衙”所没收，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以“寄进”的名义，奉献给中央最有权势的贵族或皇族，出现了大量的“寄进庄园”。这些土地的奉献者，将一部分收益，献纳给当时称做“领家”或“本所”的中央贵族，然后凭借中央贵族的权势，与“国衙”相对抗。并逐渐取得“不输不入”①的特权。平安中期百余年间由藤原氏推行的“摄关政治”，②就是以拥有这种大量“寄进庄园”，做为他们的经济基础的。到了十一世纪末，天皇皇室以退了位的天皇（称为上皇或法皇③）为中心，也是利用“寄进庄园”为经济基础，取代了藤原氏的摄

① “不输”即不向地方政府缴纳赋税，“不入”即不许地方官吏进入庄园行使行政权。

② 天皇未成年时由特定的贵族任“摄政”，天皇成年后，“摄政”改称“关白”，这种政治形态，统称“摄关政治”。

③ 天皇退位后称“上皇”，上皇出家，则改称“清皇”。

政，建立起“院政”①。“院政”的出现，由原来的天皇一族与藤原氏的矛盾，转变成“院”与在位天皇的矛盾。到了十二世纪中叶，天皇与上皇之间的内部矛盾，以及分别依附于一方的中央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爆发为两次军事政变——一一五六年的“保元之乱”及一一五九年的“平治之乱”。这两次军事政变，导致了天皇皇室及旧贵族势力的衰落，给平氏、源氏、这类地方豪族出身的武士夺取中央政治实权开辟了道路。

平氏与源氏，原是由地方豪族起家，被当时兴起的武士阶级推戴为两大“武家栋梁”的。从平安中期起，地方豪族为了对抗律令制国家，开始建立起地方武装，以后“名主②阶层”（中、小地主阶级）也纷纷武装起来，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武士团，他们大多是同族或地域性的结合，在大武士之下，集结了“郎党”“所从”，③在他们上边，拥戴着更有势力的武士，形成了金字塔形的集合体。而他们之中的最有势力的首领，在西部则为平氏，在东部则为源氏。

到了十二世纪，这些散在全国的武士团，已不满足于凭借大土地私有的庄园制，来对抗由古代律令制沿袭下来的天皇国家，而是朝着建立地域封建领主制的方向发展。这点对于理解源、平两大武士集团最终的胜败归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平治之乱”后，原先与平氏同样跻入中央政权的源氏，遭到惨败，被驱逐出中央政治舞台。平氏一族的首领平清盛，凭借他的武力，很快取得了中央的政治实权。平氏效法藤原氏的故技，做为天皇的外戚，取得了“摄政、关白”的地位。而平氏一

① 上皇居住的地方称“院”，如“二条院”，因此“院”也就成为上皇的代称。有时也以在位时的帝号附上“院”号来称呼上皇，如“高仓院”。“院政”是由上皇代替天皇行使政权的一种政治形态。

② 土地私有制出现后，把土地冠上所有者的名字，称“名田”，“名主”即名田的所有者。

③ “郎党”指日本中世纪武士的从者，或大武士下的小武士。“所从”原指带有隶属性的农民，也指隶属于武士的下人。

族也就完全贵族化了。他们和在他们之前的大贵族一样，努力扩大自己的庄园与由他们管辖的地区（“知行国”）的势力范围，竭力企图维持住现存的秩序。这样，平氏就要面对来自两方面的敌对势力。旧天皇家及旧公卿名门贵族，当然不甘心于大权旁落，他们与保有大量庄园及武装僧兵的近畿各大寺院联合起来，搞种种政治阴谋，企图推翻平氏，而平氏则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另一方面，平氏的中央贵族化，招来了众多地方豪族的不满，蕴育着众叛亲离之势。这样，到了治承四年（一一八〇年），以源氏子孙为中心，全国爆发了打倒平氏的叛乱，经过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和数十次大小战役，最后平氏一族为源氏所灭。以此为转折，取得胜利的源氏在东国的镰仓建立了武家政权“镰仓幕府”，这一政权虽带有与旧制度一定程度的妥协性质，但它毕竟为结束日本古代社会，为以后延续六百余年的封建社会，开辟了道路。

日本由古代社会转入封建社会，这显然是个进步，《平家物语》的作者们，当然不可能科学地认识这一性质。这部作品经过许多作者之手，经过不断增饰润色，完成于镰仓初期。镰仓时期的文化，正和它政治上带有一定的妥协的性质一样，也带有某种新旧文化相互妥协的性质，或者说是过渡的性质。当时武士阶级本身，只能作为文化的享受者，还不具备创造文化的能力，从而只能依靠出身于贵族、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又对新兴的武士阶级有一定理解的人，来担负起这一使命。据推测，传说中的《平家物语》的原始本的作者——信浓前司行长①，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而其后参加增补润饰的许多不知名的作者，根据现在通行本的内容来看，也不会超出这个范畴。

《平家物语》这部作品，正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它不是

① “信浓”是地区名，“前司”即前任的地方长官，“行长”则为人名。据《徒然草》一书中记载《平家物语》的最初作者为曾做过信浓国前任长官的行长，对此有种种推测，也提出许多不同的考证，迄无定论。

把“源、平争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偏不倚地从文学上加以再现，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平氏一族由极盛转入灭亡的悲惨命运上。由于作者们都是一些富于贵族教养和贵族生活趣味的人，他们的同情自然集中在公卿贵族化了的平氏这一边。但他们的世界观显然是矛盾的。对旧秩序、旧文化的被摧毁，出于他们的阶级本能，表现出无限恋惜与哀伤；但同时他们又生活在新秩序已经建立起来的镰仓时代，作为这一时代冷静的旁观者，一方面他们对包括天皇一族在内的旧公卿贵族的庸碌无能，时时发出慨叹；对公卿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的悲剧，反复发出叹息与哀吟；另一方面又对武士阶级旋风般的兴起，对粗犷慓悍的东国武士果敢无畏的行动，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特别是在描写到东国武士战场上的集团行动及每个武士的精神面貌时，总是超越他们的阶级偏见，不惜以惊异的目光与赞叹的心情，来加以肯定与颂扬。由于作者们这种充满着矛盾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反而使得这部作品在客观上真实地再现出武士与贵族、兴起与衰亡的历史真面目。

日本的中世纪初期，是佛教“净土思想”极为盛行的时期。由于在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这段时期里，贵族的腐化堕落与新兴武士阶级日以杀伐为事，造成了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天灾人祸交迫的局面。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代，佛教的“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便应运而生。日本的佛教，从六世纪中叶自大陆传入日本，最初它为贵族阶级所独占，成为官方宗教，专用它来“镇护国家”，或以“加护祈祷”来满足贵族们的私欲。到了社会面临巨大变动的平安末期，整个贵族阶级陷于极度不安之中，于是“末法思想”这一悲观厌世的教义，便流行起来。加之，做为大庄园主的近畿各大寺院，均拥有大量武装起来的僧兵，他们与企图维护律令制的天皇贵族政权不断发生矛盾，于是他们便凭藉自身拥有的武力，不惜用杀戮与焚掠等手段，卷入中央政权错

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来。这就使人们更增加了“末法世”的危机感。另一方面，广大民众身处在这样时代激变之中，一切苦难，首当其冲。于是中世纪兴起的民间佛教——净土教，便大为流行起来。早在十世纪后半期，天台宗的僧人源信①著有《往生要集》，鼓吹只要口诵阿弥陀佛，来世就可往生于极乐净土，为镰仓时期的净土教奠定了基础。到了平安末期，这种净土思想已在贵族之间大为流行，十二世纪末的僧人源空②，正式组成“净土宗”的教派，到了十三世纪初，他的弟子亲鸾③，又创立了“净土真宗”。这种新兴的宗教，由于简单易行，既不需要建造豪华的佛寺，也不受戒律的束缚，只要口诵佛号，即可往生净土。亲鸾甚至提出极乐净土是为恶人而设，虽极恶之人，只要念佛，即可得到救济。为了证实他这种主张，他自己娶妻肉食。所有这些，都意在使广大民众便于接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④。处在中世纪巨大变革期的各阶层的民众，身感水深火热之苦，因而以这种净土思想来麻痹自己，是不难理解的。至于贵族和武士，他们或面临本阶级死亡命运的威协，或日夜从事血腥的杀戮，自然也会求助于“净土往生”思想的救济。《平家物语》既然是中世纪初期的产物，因此全书到处都蒙上一层“净土思想”的色彩，特别是在描写历史人物的悲剧结局时，总要带上悲凉懊惋的哀调，宣扬“净土往生”的思想。这对当时倾听“琵琶法师”演唱的中世纪群众说来，的确是一种苦难中的虚幻的慰藉，也是整个中世纪文学无法摆脱的时代影响。尽管如此，我们决不能将这部作品看成是一种佛教文学，恰恰相反，这部作品正是以它对时代动向的现实主义的把握，才博

① 源信（942—1017）通称惠心僧都或横川僧都。
② 源空（1133—1212）亦称法然上人。
③ 亲鸾（1173—1262）亦称见真大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得不朽之作的称誉的。

三

《平家物语》现今的通行本，共十二卷。作品虽然起笔于一一三二年平清盛之父平忠盛被允许升殿，跻身于公卿的行列，但这只是做为一段溯源的插曲。作品故意将平清盛在“保元之乱”“平治之乱”中逐步得势的史实，轻轻一笔带过，然后急转直下，以平清盛当了“太政大臣”，取得中央政治实权开始，展开了充满矛盾与斗争的紧张情节。所以这部作品，虽取材于史实，但它的取舍是十分分明的。它着眼的，只是平氏一族如何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悲惨命运。这样的写法，是作者在本书开宗明义中提示的“祇园精舍钟声，寓诸行无常之响；沙罗双树花色，显盛者必衰之理”的自然结果。这种对事件、情节的取舍，及对人物性格的艺术加工，使得这部作品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从而有别于一般的史传。

这部作品的整体结构，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卷写平氏荣华绝顶及隐伏的危机。后六卷写平氏子孙步步走上没落的深渊，终至灭亡。

在前六卷中，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平氏一族的首领平清盛。作者为了证实“盛者必衰，骄者必败”的观点，着力渲染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他暴烈、专横、刚愎、果断，有时又十分单纯。他叱咤风云，身处古代公卿贵族及天皇家日趋没落的时势之中，驱逐了与他争霸的源氏一族，掌握了中央政治大权，夺得了“太政大臣”（丞相）的高位。不但他本人如此显赫，而且“一门繁昌，嫡子重盛官居内大臣、左大将，次子宗盛官居中纳言、右大将，三子宗盛任三位中将，嫡孙维盛任四位少将，总计一门公卿十六人，‘殿上人’①三十余人，其他任诸国之‘受领’、卫

① “殿上人”指官阶在四位或五位以上，被允许升殿的人。

府、国司①共六十余人，可谓朝廷中除平氏外无复人矣”。权势既然如此，天下财赋也自然集于一门。书中写道：“庄园、田亩，不计其数。绮罗充满，堂上如花，车骑云集，门庭若市。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一无所缺。歌堂舞榭之基，鱼龙爵马之玩，虽帝阙仙洞，无以过此”。这些描写虽流于夸张，但当时平氏一门，效法藤原氏摄关政治的故技，以外戚的地位，武氏的实力，独揽政权，同时攫取大量庄园，占有天下的财富，则是事实。

平氏一族将政权与财富独揽于一门的做法，当然招来旧公卿贵族及天皇家的妒嫉与仇恨。事实上，在前六卷当中，就是围绕着平氏与旧贵族之间的明争暗斗而展开的。书中写平清盛对这些旧势力的反抗行为，采取了无所假借的态度。他通过几次军事行动，镇压了企图搞阴谋来反对他的旧势力，他把聚集在法皇身边的一些阴谋人物或杀，或流放，并把后白河法皇②软禁起来。对于拥有武装“僧兵”的大寺院，当他一旦发觉这些寺院加入反对他的行列时，他藐视中世纪的宗教权威，派出大军，将这些寺院焚烧殆尽。在本书中，对于这些情节的描写，都是做为平清盛的“暴虐”行为来加以描述的。但实际上却恰恰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而站在这场斗争的主导一方的代表人物平清盛，在对待这些旧公卿贵族的阴谋与反抗时，总是表现出他的果敢、坚毅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对这个人物获得鲜明印象的缘故。

与平清盛的性格构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一贯搞阴谋诡计的旧贵族们。当他们在策划阴谋时是那样醉心于好梦，而一旦阴谋

---

① “受领”指领有某一地区，当时中央贵族往往不实际赴任，倩人代其职。“卫府”指任中央警卫官职。“国司”指任地方长官。

② 后白河法皇（1127—1192）1155年继位，在位三年 1158年让位，以后推行“院政”，历时五代天皇。以长于权谋数术著称。

败露后，便立即露出一副可耻又可怜的嘴脸。他们除了哭哭啼啼留恋妻儿子女之外，便是在平氏面前表现出贪生怕死、摇尾乞怜的丑态。当他们一旦性命难保时，则又乞灵于神佛，幻想神佛会使他们往生于极乐世界。作者出于对旧贵族的同情，在书中将这些旧贵族的下场，写得十分凄惨，情调渲染得十分哀伤。如描写新大纳言①藤原成亲②的流放及其终于被杀，描写参与反平氏阴谋的俊宽僧都③被流放到荒无人迹的鬼界岛上，以及后来同遭流放的其他二人遇赦还京，而俊宽独得不到赦免，最后惨死在荒岛上等等情节。作者对这些旧贵族之死，极尽渲染之能事，写他们恋恋贪生，抢地呼天，哀痛欲绝的状态，景真情切，充满了悲哀怆恻的气氛。作者之所以这样刻画，是力图赢得听众或读者对这些旧贵族遭遇的同情，但客观上，这些描写恰恰揭示了贵族们的精神境界极端虚弱的本质。他们一旦为时代激流所压碎之后，便只能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迎接他们注定的末日。

在前六卷中，虽然写平氏与旧公卿贵族的斗争，胜利总归于平氏一方，但与旧贵族对立的平氏本身，却又很快地贵族化了。因此，由胜利者转为失败者的危机，正在等待着平氏一族。这种潜在的危机，在卷五“富士川之战”的一节中，已经初露端倪。这次战役，是在得知源氏已经举起叛旗，平清盛为了先发制人，派遣其长孙平维盛率领大军东下，去讨伐源氏的。结果大败亏输，彻底暴露了平氏一族的腐败无能。关于这次失败，书中是这样写的：

话说源、平两将军相约于二十四日卯时会战于富士川。二十三日夜，平氏军中诸将士遥望源氏营垒。原来伊豆、骏河一带平民百姓，因躲避战火，或藏入林野，或躲进山谷，

① 新大纳言—“大纳言”为宰相的次官。“新大纳言”即新任的“大纳言”之意。
② 藤原成亲（1137—1177）后天河上皇的宠臣。
③ 僧都——僧人的官阶，仅次于“僧正”，相当于正四位。

或乘船浮于河海。众百姓，傍晚造饭，烟火四起，平氏军遥望，以为满山遍野、河面海上皆源氏军也，这一惊非同小可。当夜三更时分，富士沼泽中，大群野鸟，突然惊飞，势如疾风骤雨，声如万雷轰鸣。平家军中众将士曰："噫，源氏大军至矣，诚如昨日斋藤别当①所言，甲裴及信浓诸国之源氏，其沿富士山麓来包抄我后路乎。敌军何止数十万骑，如为所围，则我军危矣，不如退军，拒守尾张川州股地方！"于是丢盔弃甲，争先逃窜。匆遽慌乱之中，执弓而忘其箭有之，携箭而遗其弓者有之。或人跨我马，或我跨人马。其尤可笑者，跃身马上，而忘解其马，绕柱旋转不停。其宿于民舍，招妓张宴以行乐者，皆惊起互相践踏，断臂折腰，呼天抢地，狼狈万状。

上述描写中的斋藤别当，原出身于东国武士，后来臣事于平氏。这些平氏的贵公子们，在领兵与源氏对垒之前，先已胆怯，于是招斋藤至前，询以东国武士的窦情。作者通过斋藤的回答，对源、平两军的军心士气做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在源氏方面，不但兵强马壮，能驰善射，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毫不畏死的战斗精神，"父战死则子越父尸，子战死则父越子尸，坚持战斗"；而平氏方面，则恰恰相反，"父战死，则子退阵，营佛事以超度其亲，不满服不肯出征；子战死，则其父忧伤愁思，不肯再战。"作品中的这段话极其扼要地揭示了源氏与平氏两军精神面貌的巨大差别。而这种差别，完全来自领军主帅一平氏一族本身早已丧失武士阶级的进取精神，已为旧公卿贵族腐朽文弱的习气所彻底浸蚀。本书的作者，尽管对王朝贵族及受到王朝贵族文化濡染的平氏一族，抱有极大的同情，但一当他接触到源平两军的胜败原因时，却不能不现实主义地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① 斋藤别当一"斋藤"为姓，名"实盛"。"别当"为官职名。一般指"检非违使厅"或"藏人所"的长官。

在本书的后六卷中，集中描叙了源氏起兵后形势的激变。在本书的前半部中，作者出于"骄者必败"的观点，有意对平氏一门的专横作了种种夸张，但平氏一族做为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武士阶级代表，在与旧公卿贵族的矛盾中，他们毕竟还是虎虎有生气的。但到了后半部，矛盾转化了，平氏一族的首领平清盛，在一片源氏起兵声中郁愤而死，而彻底公卿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在保持武士阶级本色的、强大的东国武士面前，已沦为被动的一方，灭亡的命运正在步步逼近，终于导致了最后的悲剧结局。尽管作者在后半部的叙述中，对平氏子孙抱有微词，如说他们是"虽明知东国及北国的源氏，已蜂拥而起，近逼京师，而平家诸人却充耳不闻，无动于衷，犹沉湎于宫廷浮华行事之中，实为可叹"（"横田河滩之战"），但这只不过是站在同情平氏的立场上，为平氏发出的叹息而已。这从下述描写也可得到证明：作者在叙述源氏大军即将攻入京都，平氏一门仓皇西逃时，写了那么多的细节，这只能说明作者对平氏一族的悲剧，怀有无限的哀惜与同情。这种哀惜与同情，决不只限于对平氏一族枯荣无常的命运的同情，而是对整个贵族日薄西山的命运，发自内心的叹息。正因为如此，作者才着意描绘了平维盛、平忠度、平经正等人逃离京城的许多具体细节，写他们在生死离别之际，犹不忘贵族式的"风流韵事"。

平忠度离京逃窜一节，在《平家物语》中最为脍炙人口。平忠度是平清盛之弟，他虽武门出身，却沾染上浓厚的贵族意识与贵族风习。在本书的前半部卷五的"富士川之战"一节中，就插有一段叙述，写平忠度与一宫廷女官恋爱，互相以和歌赠答的轶事。到了本书的后半部，对平忠度这个人物，又着力进行了刻画。书中写他在一门离京逃窜时，不顾戎马匆遽，特地去拜访以和歌著名于时的藤原俊成①，恳求俊成在今后编选"勅撰和歌

① 藤原俊成(1114—1204)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的有名和歌作者，《千载和歌集》的编选者．

集”时，能推恩收录几首。这个故事，在后世被认为是“艺苑佳话”，但实际却很足以说明平氏一族，完全沾染了公卿贵族的文弱习气，早已失去做为“武家栋梁”的质朴刚健的本质。当然，这只是从我们的认识角度来说的，作者来说，恰恰与我们的认识相反，而是出于对这种贵族习气的赞赏，才不惜使用浓重的笔墨，极力把平忠度塑造成一个文雅风流的形象的。如书中描写忠度心事已了之后，向藤原俊成告别时的情景：

> 俊成卿闻此言后，曰：“足下遗我以毕生心血之作，老拙安敢等闲视之。足下今番过我，足见深情，使老拙感泪无已。萨摩守①忠度答曰：“蒙先生慨允，纵某暴尸山野，身殁西海之滨，今生已可无憾矣。”言罢，随即上马，西驰而去。俊成卿伫立门前，目送之。俄而遥闻忠度高声吟道：“前途辽远，驰思于雁山之暮云；后会期遥，沾缨于鸿胪之晓泪。”俊成卿十分感伤，含泪而入。

这类描写，的确充满了悲怆怅惋的气氛，取得了某种强烈的艺术效果。作品描叙平氏子孙弃京西走的悲哀场面，并不只限于写平忠度一人，如作品在写平维盛（平清盛的嫡孙）离京逃窜时，着力渲染了维盛与其妻（大纳言藤原成亲之女）难舍难分的情景；又如描叙平经正离京逃窜之际，特地到他平时受到恩顾的、在仁和寺出家为僧的守觉亲王那里去告别，互相进行了和歌赠答，并把亲王平时赐给他的宝物“青山琵琶”，纳还给亲王。所有这些描写，都是为了强调贵族化了的平氏子孙如何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如何在生死关头，仍恋恋于公卿趣味的风雅生活。这也就难怪所有这些平氏子孙在离京西去时，无不发出“一门命运，已尽于今日”的绝望哀鸣。这样的精神状态，在始终保持着质朴刚健的东国武士的攻击面前，不走向灭亡，倒是奇怪的了。

《平家物语》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向称古典中战争文学的白

① 萨摩守，即萨摩国的国守之意。这时平忠度遥领的头衔。

眉。原因就在于它写出了源氏一族及其麾下武士们在战场上的行动力量。与平氏子孙的怯懦状态相反，源氏方面经常是以奇兵制胜，以少胜多。他们英勇善战，主从之间的亲密无间，患难相扶，主帅的智勇双全及必胜的信念，都写得有声有色。作品中反复描写了集团间的大规模战斗，这时作者善于刻划出整个原野上刀光剑影、人喊马嘶的气氛，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这些战斗场面，大多集中在后六卷，其中如“俱利伽罗谷之战”“筱原之战”“河原之战”“志度之战”“坛浦之战”等火炽的战争场面，都十分生动地传出了武士阶级进行大规模战斗时的集团精神，同时在这种集团行动的衬托下，塑造出大小无数的英雄形象。

四

《平家物语》在塑造全民族所崇拜的英雄人物上，有不可泯灭的功绩。其中源义经与源义仲这两个人物形象，最为出色。义经与义仲，都属于源氏一族，都是领兵的主帅。两人本属于这段巨大历史变动期的胜利者一方，但在建立了历史功勋，成为显赫一时的英雄人物之后，又都急转直下，倏忽之间，成为悲剧性的人物。他们的这种数奇命运，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同情。

源义经是镰仓幕府的创建者源赖朝的幼弟。他具有临危不惧、擅于出奇制胜的才干。源赖朝的另一族弟源义仲，在诸源纷纷起兵之后首先攻入京师，驱走了平氏，这招致源赖朝与义仲的反目，赖朝派源义经消灭了义仲，然后源义经从京都西下，追击逃往西国的平氏。在本书中描写了义经在攻打平氏拒守的福原时，他敢于向天险挑战，采取了乘黑夜绕出敌后的战术，他从称为“鹃越”的峭壁悬崖上，驱马一跃而下，带动跟随他的少数武士，出其不意地攻入敌人的后方，终于取得了这一战役的胜利，使平氏失去了再起的可能。这以后，平氏一族逃往四国，利用源

氏军不谙舟师的弱点，企图阻止源氏的进击。源义经严厉地驳斥了梶原景时①提出的在舟首舟尾两方设橹的失败主义建议，在大风恶浪中，抱定义无反顾的决心，率领少数部下杀向四国的八岛，，终于取得了奇袭的胜利。作者通过这些战役的描写，写出了源义经这个驰骋战场上的叱咤风云的人物的精神境界，写他机智、果断、临危应变的才能。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遭到其兄赖朝的疑忌之后，突然失势，走上没落之一途。《平家物语》的作者，为了集中力量写平家悲惨的命运，因此不能不用很多笔墨来写致平氏于死命的敌方的军事行动，但对于义经从一个三军统帅突然颠落为一个逃亡者的个人命运，却只用寥寥几笔带过，不再写他最后的悲惨结局。这样写法，避免了作品结构上的枝蔓，是符合作品的主题的要求的，而民众对义经这个人物的爱戴，便留待《义经记》②去回答了。

这部作品，对另一个陷入悲惨结局的英雄人物源义仲，却采取了与源义经不同的处理。

源义仲是源赖朝的族兄，幼年时期父亲被杀，就养于木曾山中，故又称“木曾冠者”。③在源氏一族纷纷举起打倒平氏的大旗之际，他因地利之便，首先攻入京师，迫使平氏一族不得不携带幼帝逃亡西国，他的神速的军事行动及节节胜利，使京都中的旧贵族们为之瞠目结舌。当时后白河法皇赐给义仲以“旭日将军”的称号，足见义仲一时显赫之盛，但不久，由于义仲侮弄旧公卿的举动，政治策略上的拙劣，以及部下将兵，由于缺粮，劫掠富室，使他遭到了旧贵族们的嗟怨。在本书中，作者对义仲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一方面作者站在贵族的立场上，对义仲入京后的种种举动加以丑化，嘲笑义仲的粗野少文。但接下去，叙

① 梶原景时（？—1200）为源赖朝所重用的武将。

② 《义经记》成书于室町时期的中叶，约在十四世纪，本书虽写源义经的生平，但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

③ 木曾冠者，意即“木曾山中的年青人”。

述义仲受赖朝派来的大军的袭击，突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时，作者的态度为之一变，将义仲的兵败被杀，做为英雄末路，不惜给予绘声绘色的描写。在这里，作者对于义仲至死不失为英雄本色的行为，及其与部下今井四郎兼平的主从情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文学上着力地进行了渲染。

木曾公挂念今井兼平之下落，不知其逃往何方，于是折回，一路向势多方面寻去。今井四郎兼平，原率八百人马，拒守势多，后只剩得五十骑，乃偃旗一路寻觅其主，在大津打出滨这一地方，与木曾公相遇。相隔一町之遥，两人已相互认出，于是各自拍马向前，复做一处。

木曾公执今井手曰："义仲于六条河滩，原拟决一死战，然以不知汝之下落为念，故逃遁至此。"今井四郎曰："主公厚谊，使某感愧。兼平非不欲效死于势多，徙以不知主公下落，故逃循至此耳。"木曾公曰："盖吾与汝之主从缘分犹未尽也。吾之士卒，犹溃散于山林原野之中，此地或有存者，汝可揭旗招之。"今井乃展旗高举焉。于时，京城及势多溃散之余众，望旗来归，复聚三百余骑。

公喜曰："有此人马，足可一战。前方云集之兵马，果何军耶？"答曰："人谓乃甲裴国一条次郎之军也。"公问曰："人马几何？"曰："约六千余骑。"于是木曾公曰："是诚好敌手，同一死，宁杀入敌阵，死于强敌之手耳。"说罢，随即策马突入敌阵。

公身着赤锦战袍，上披唐铠，手执银环大刀，头戴锹形盔，背插鹫羽箭，腰挂滋藤弓，跨下褐花马，上覆金丝鞍。公于是踩镫离鞍，大呼曰："吾乃威名远扬之木曾冠者、左马头①兼伊予守②、旭日将军义仲是也。闻汝等乃甲裴一条

① 左马头，官职名，从五位。

② 伊予守——"伊予"乃国名，即伊予地区的长官。

次郎之军，盍斩吾头以献于兵卫佐①。”

一条次郎闻后曰：“今通名者乃大将军也。汝曹万不可纵其逸去！”于是挥动大军，将公等围困得水泄不通。公身后只三百余骑，杀入六千余骑当中，横冲直撞，右突左突，杀出重围。检点人马，只剩五十余骑矣。复前行，遇土肥实平之两千人马，挡住去路，又杀开一条血路，一路上，不断遭遇敌军，或四五百骑，或二三百骑，或百四五十骑，或百十骑，公奋勇冲杀过去，回顾左右，只余五骑矣。（卷九“木曾之死”）

这段描写，文字虽朴素无华，但却写得颇有气势，先写源义仲与兼平两人生死之际亲密无间的主从关系；后写仲在大势已去，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犹不失掉武士的本色，奋战到底的英雄气慨。作者以疾风骤雨的笔势，只写了双方军马的几个数字，却使读者仿佛想像到义仲在众寡悬殊之下，一步步突破敌军重重包围的情景。从这段整个细节描写来看，除了上述描写外，还写了今井兼平在得知义仲已死之后的壮烈自尽。又写了义仲的爱妾、传为千古的勇妇的“巴”②在义仲反复说喻下，突围而去的插曲。在作品中，对于源义仲的这种描写，说明了作者一反自己在前边对义仲入京后的举动加以无情嘲笑的态度，完全变成了对英雄末路的无限同情。而这种对武士阶级代表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正是这部作品的生命所在。这在前一时期的“王朝文学”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五

纵观《平家物语》这部作品，首先在内容上，它真实地具体地再现了武士阶级兴起的过程。作品成功地描绘了这个阶级的许

① “兵卫佐”为源赖朝当时的官职名。

② “巴”是源义仲爱妾的名字。

多代表人物的性格特征，平清盛的刚愎暴戾，源义仲的刚勇粗豪，源义经的智勇果敢，都刻划得十分鲜明。除此之外，作品还塑造了许多普通武士群像，如在前六卷中的信连，以及与武士具有同样性格的“恶僧”们；在后六卷中的梶原季景、佐佐木四郎、佐藤嗣信等人，通过这些人在战场上的言行，清楚地显示出武士的风貌及这个阶级内部的关系。这些武士，为什么能那样英勇奋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为什么会那样忠于主君，重名声，重家门，重廉耻呢？这一切都出之于当时形成起来的武士阶级的行为规范。前边已经提到，在武士阶级内部，以血缘或地域关系为媒介，形成了金字塔形的层层隶属关系。而这种隶属关系，是建筑在主君的“恩赏”与臣从者的“奉公”的契约基础之上的。某一武士或小的武士集团，之所以臣从于更大的武士，是因为他们受到大武士的“累代的恩顾”，当他们为了维护更大武士的利益，驰赴沙场从事战斗时，一方面是为了报答以往对他们的“恩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争立新功，以便获得新的“恩赏”，扩充他们各自的土地支配权。这种武士阶级的内部关系，虽时常为表面的英雄行径所掩盖，但透过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表，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害打算之上的。这种“施恩”与“报恩”的思想意识，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影响着整个日本民族心理的形成过程。从这种意义说，这部作品，以生动的形象，帮助我们了解日本民族的心理素质，也是十分有益的。其次，这部作品，还为我们展现了贵族阶级没落的真实图景。处于没落期的王朝贵族（它的最高代表则是天皇一族），尽管玩弄种种阴谋，力图维护住他们那已经风雨飘摇的特权地位，但在新兴的武士阶级面前，却随时随地暴露出他们的机会主义丑态。他们在源、平争乱中，左顾右盼，时喜时忧，只能哀叹自己的无力。当一方以武力控制住现实的局面，他们就对这一方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当局面一变，他们又朝令夕改，向另一方频送秋波，以

便从中渔利。《平家物语》关于这方面的描述，生动地说明了“王法殆尽”，天皇的权威，业已扫地无余。而公卿贵族化了的平氏一族，正是由于不能避开沾染这些旧贵族身上的霉菌，结果醉心于贵族的“风雅”生活，陷入奢侈淫靡的宫廷行乐之中。他们已不再是新兴武士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沦为旧贵族体制的维护者，他们的灭亡命运，成为历史上的极大教训。而源氏的首领源赖朝，却一反平氏的所为，他切断了与旧贵族体制的联系，在自己的根据地镰仓，建立了与旧体裁完全对立的崭新政权“镰仓幕府”从而避免了重蹈平氏的复辙。虽然本书对这方面所作的正面描叙着墨不多，但对这一历史动向，它毕竟从文学这一侧面，给予了有力的暗示与烘托。

《平家物语》除了在内容上，反映了上述这些历史真实生动的面貌之外，在语言艺术方面，也取得了日本文学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平家物语》最初出现，是以“平曲”的形式，在广大民众之中进行演唱的。因而它的文章非常讲求韵律美，在以刚劲取胜的叙事散文中，随处掺杂着“七五调”①的韵文，以加强演唱时的抒情效果。从这部作品登场人物来看，有沉缅于王朝趣味的天皇一族及公卿贵族男女，有不惜身家性命日以杀伐为事的武士首领及被称为“家子、郎党”②的一般武士。从出现的场面来说，也是时而金戈铁马，杀声震地；时而生死离别，儿女情长。为了适应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性格及变幻多姿的情节，作品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和汉混淆体”，博采汉文质朴遒劲之体与和文缠绵婉曲之长，加以巧妙的运用，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里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它的抒情笔致，多所列举，下边只

① 日本的诗歌，无脚音，只有音数律，一般离不开五音节与七音节的交替组合，当它的句式，七音节在前，五音节在后，称“七五调”，反之称“五七调”。

② “家子”指一族中旁系子孙对嫡系子孙的主从关系。“郎党”注见前。

举出卷九“宇治川之战”一节中战场环境的描写，以见一斑。

> 宇治与势多方面的桥梁均被拆去，水底栽有乱桩，上连粗大铁索。鹿角相连，流放河中。于时，正值元月下旬，比良高岭，志贺群山，终年积雪全消；深洞幽谷，坚冰消融殆尽。水势湍急，势如奔马。晨光熹微，川雾深笼，难辨战马与铠甲之色。

作者在这一节中，刚刚叙述了大军的战斗部署之后，借说明敌方拒河固守之机，突然转入了上边这段充满了韵律美的抒情曲调，显示出作者的好整以暇的得意之笔。书中大段叙事与大段抒情交互出现的地方，随处可见，构成了本书艺术上的很大特色。

这部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后世取材于本书的作品，不下数百种。据统计，仅中世纪中期完成起来的戏剧“能乐”，就有七十余出，江户时期的“近世小说”也有五十余部，“净琉璃”中也有四十余曲。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现代作家吉川英治，取材于《平家物语》，前后用了八年的时间，写出了共二十四册的庞大作品《新平家物语》，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我想这也和原作在民众之中的影响分不开的。

《平家物语》不但受到文化史家的肯定，就是日本的文学史家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的古典文学史家永积安明，在评论这部作品时写道：“《平家物语》不只是‘军记物语’中的代表作品，就整个日本文学史来说，作为代表作品，也是早有定论的。而且如果将它与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比较，也会是饶有兴趣的。”①因此，我愿在这里强调一下这部作品在日本文学中的重要地方，并盼望能够早日见到它的中译本的问世。

---

① 《日本文学史辞典》第764页。日本评论新社1956年版。